

#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冯慧敏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1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23日

## 摘 要

在新质生产力理念引领下, 农村电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其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升级。本文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及其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新要求, 系统分析当前农村电商在要素配置、技术应用、产业协同及绿色发展等方面面临的突出困境。研究表明, 这些困境与传统发展模式下的路径依赖密切相关, 制约了新质生产力效能的释放。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应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 以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为方向, 构建一套与困境一一对应、协同发力的策略体系, 旨在为推动农村电商向高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新质态跃迁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农村电商, 高质量发展, 产业融合

# Explo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E-Comme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uimin Feng

School of Marxist Theor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November 10, 2025; accepted: November 24,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23, 2025

##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ural e-commerce, as an important engin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rgently needs to be

文章引用: 冯慧敏.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农村电商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2): 3973-3981.

DOI: 10.12677/ec.2025.14124330

transformed and upgrade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its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outstanding difficulties faced by rural e-commerce in the aspects of factor allo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dustrial synergy and green growth.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se dilemma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th dependence under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restricts the release of the efficienc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tak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ake digitalization, greening and high-end as the direction, and build a set of strategy system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dilemma and works together, aiming at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 for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e-commerce to a new state of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ural E-Commer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ustrial Convergenc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演进，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与竞争格局的核心力量。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在于摆脱传统经济增长路径和生产力发展方向，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一理论突破不仅回应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求，更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此宏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已然成为连接城乡要素流通、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关键支撑。然而，对照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核心特征[1]，传统农村电商依赖资源投入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已显露疲态，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生产端的分散化与标准化缺失、流通端的物流体系滞后、经营端的品牌化不足等问题，共同制约了农村电商的质效提升，使其难以充分释放服务乡村振兴的潜能。将农村电商发展纳入新质生产力框架进行系统审视，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外农村电商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区域差异化特征。得益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国家政策的主动引导、优质的网络环境、可靠的产品质量、以及高效的服务水平，以欧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率先聚焦于数字鸿沟、供应链协同等核心问题构建了“生产标准化-物流智能化-营销精准化”的全链条平台，实现农产品高效流[2]。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农村电商的发展则显著滞后，这主要受限于数字技能缺失和农村微企业主参与度低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村电商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电子商务发展需要同落后的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如非洲国家的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数字鸿沟”，在尼日利亚的卡诺、卡杜纳等农村地区，仅有约 26%的人口能享受可靠网络，且电力供应不稳、交通物流落后，严重制约了电商普及[3]。而对于经济发展更好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农村电商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政府提供的电商发展体系与农村微企业主真实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马来西亚政府出于促进农村发展的良好意愿，积极搭建了电子商务平台和扶持体系，但这些

措施在设计和推行过程中,往往未能充分考量农村微企业主在技能、资金和运营能力上的现实局限,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政策效果未能完全释放。因此农村微企业主的心理特质和风险承担倾向也显著影响农村电商的发展[4]。

国内研究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了多维度研究格局。在要素制约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人才短缺、数据割裂、资金不足是农村电商发展的核心瓶颈,丁俊发明确指出,熟练掌握数字技术与农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导致农村电商长期陷入低水平运营[5]。在技术应用方面,研究则多聚焦于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下游环节,比如朱品文指出农村电商技术投入存在“重营销、轻生产”的失衡问题,对上游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改造不足[6]。在基础设施方面,刘飞驰则强调农村物流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冷链设施短缺,导致生鲜农产品流通损耗率居高不下[7]。此外,部分研究则关注产业融合视角,侯振兴、孙梦泽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提出“农文旅+电商”融合模式,但实践中仍面临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8]。

现有研究已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对标新质生产力的标准要求,仍存在明显研究缺口。一是研究视角局限,多聚焦单一环节或单一要素,缺乏从新质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维框架出发的系统性分析。二是理论衔接不足,未能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与农村电商全链条环节进行严密扣合,对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的作用机制阐释不够深入。三是解决方案碎片化,现有对策多针对具体问题,缺乏与新质生产力要求相适配的“要素-技术-设施-绿色”协同发力的策略体系。而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构建新质生产力与农村电商的适配分析框架,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贯穿农村电商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二是系统剖析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融合困境,明确数据要素、智能装备、复合型人才在农村电商转型中的核心作用机制。三是提出“四位一体”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实现问题与对策的精准对接,为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 2. 新质生产力的涵义及其对农村电商的内涵重塑

### 2.1.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涵义

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现代化发展的最新形态,在本质上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它代表了生产力演进中的一次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局限于某一技术环节的改进,更是一场由技术革命、要素重组、制度变革与产业升级共同驱动的系统性变革,是技术创新、要素创新、制度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有机集合体。首先,其根本动力源于高科技,特别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数字技术集群。这些技术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成为重塑生产函数、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的核心自变量。其次,其核心效能体现在高效能,这通过对全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来实现。新质生产力打破了传统要素的投入边际递减规律,它强调将数据、技术、知识等新型要素深度嵌入传统要素中,实现优化组合与动态匹配。这种配置在宏观上实现产出的最大化与全社会运行成本的最优化,其核心衡量标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最后,其价值成果落脚于高质量,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价值的先进性。新质生产力内在地要求摒弃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模式,追求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它驱动产业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更具科技含量、文化价值和绿色属性,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跃升。

## 2.2. 新质生产力对农村电商的内涵重塑

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农村电商早已超脱了传统意义上仅作为农产品上网销售的简单渠道延伸概念,成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支撑载体,其内涵重塑围绕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全面展开。第一,农村电商拓展劳动对象,激活数据要素新价值。新质生产力将数据列为核心劳动对象,农村电商打破传统农业劳动对象局限于土地、农作物的格局,使数据成为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关键要素。通过整合生产数据、流通数据、消费数据,为生产决策、物流优化、营销创新提供依据,实现“需求端-生产端”的精准匹配,推动农业从“经验种植”向“数据种植”转型,农业生产决策变得更加科学、精准和高效[9]。第二,农村电商升级劳动资料,构建智能化新装备体系。新质生产力以智能装备为重要支撑,农村电商推动劳动资料从传统农具、普通运输工具向物联网传感器、智能仓储设备、冷链物流车辆等新型装备升级。例如,智能温控仓储、无人机配送等设备的应用,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而区块链溯源系统则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10],实现劳动资料与农业生产、流通环节的精准适配。第三,农村电商推动劳动者转型,培育复合型新主体。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具备新型生产技能与跨界整合能力,农村电商通过“新农人”培育机制,推动传统农户向“懂技术、通市场、会运营”的复合型人才转变[11]。这些新型劳动者既能运用数字工具开展直播营销、数据分析,又熟悉农业生产规律,实现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要素配置的核心枢纽。第四,农村电商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枢纽。新质生产力强调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农村电商通过“农业+电商+加工+服务”的模式重构产业链条[12],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动态优化组合。上游连接智慧农业生产,中游整合仓储物流服务,下游对接城乡消费市场,同时推动农业与文旅、文创等产业融合,拓展产业价值边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 3.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农村电商的发展困境

### 3.1. 高级要素缺位与低端路径锁定

在新质生产力以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为核心驱动力的发展浪潮中,农村电商却仍未摆脱传统要素驱动的路径依赖,其要素支撑体系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的差距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劳动者、劳动对象的升级滞后与要素组合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农村电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关键障碍。

第一,复合型劳动者短缺,要素配置能力不足。农村电商作为连接农业产业与数字经济的重要纽带,对劳动者的能力要求呈现出跨界融合的显著特征。它既需要从业者熟练掌握直播运营、数据分析、社群营销等数字技能,能够精准把握线上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与流量逻辑。同时又要求从业者深入熟悉农产品特性、种植技术、品质把控等农业知识,以便更好地挖掘农产品的特色价值、解决产品标准化难题。然而,当前农村地区这类复合型人才极度短缺。正如丁俊发所指出的,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短板在于“熟练掌握新增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不足。多数农村电商从业者仅能完成简单的网店上架、订单处理等基础操作,缺乏将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深度结合的能力,难以通过数据分析优化选品策略、依托数字工具提升供应链效率,导致农村电商长期被困在低水平运营的传统模式中,难以实现从“卖产品”到“创品牌、建生态”的转型升级[5]。

第二,数据劳动对象割裂,价值转化效能不足。“数据孤岛”现象的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数据价值的有效转化,成为农村电商对接新质生产力的又一重要阻碍[13]。在农村电商的全链条中,农业生产数据分散在广大农户与各类合作社手中,流通数据被不同的物流企业所掌握,消费数据则沉淀在各大电商平台内部。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整合共享机制,各主体之间的数据壁垒森严,数据无法实现有效流通与协同利用。这种数据碎片化的状态,使得数据难以转化为科学的生产决策依据,无法准确指导农户根据市



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与生产规模,进而导致“需求端—生产端”的精准匹配难以实现[14]。这与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存在本质差距,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农村电商也因此难以借助数据要素的力量实现产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 3.2. 技术应用表层化与产业融合内卷化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在于推动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创新驱动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然而,当前农村电商在劳动资料升级、要素组合优化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技术应用偏科、产业融合松散,创新驱动效能未能充分释放。

第一,劳动资料升级滞后,技术渗透呈现下游集中、上游缺失。在新质生产力倡导的全链条技术渗透理念下,农村电商的技术投入却高度聚焦于下游销售环节,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新业态凭借流量优势迅速崛起,成为农村电商的主流运营模式。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游生产环节的劳动资料升级严重不足,技术赋能未能延伸至农业产业的源头。在种植端,能够实现农作物生长环境实时监测、精准调控的物联网设备覆盖率不足,传统看天吃饭的种植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在供应链端,集智能仓储、自动分拣、高效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劳动资料短缺,物流运输仍依赖普通车辆,农产品流通损耗高、效率低 [6]。这种重营销、轻生产的技术应用模式,使得技术仅停留在流量获取与产品推销层面,劳动资料无法与生产环节有效适配,因此无法对农业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形成革命性变革,难以真正激活农村经济的内生动力。

第二,要素组合松散,产业融合内卷化。当前农村电商的要素组合仍停留在初级层面,产业链条短且附加值低。多数从业者以销售初级农产品为主,深加工环节缺失,劳动对象的价值挖掘不足。即便在部分产业规模较大的地区,如以汉服电商闻名的山东曹县,其产业布局也仍集中在生产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环节,设计研发、品牌运营、文化创意等能够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的高端环节要素组合能力薄弱,缺乏足够的技术与人才支撑,导致产业抗风险能力弱,容易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15]。与此同时,能够实现产业价值乘数效应的融合业态,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多数地区未能充分挖掘地域特色资源,未能将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与电商平台资源有机结合,要素组合的协同效应难以发挥。

### 3.3. 基础设施割裂与服务体系失能

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的重要支撑,也是农村电商实现高效能发展的基础保障。然而,当前农村电商在劳动资料升级、要素组合优化的硬件支撑与制度保障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双重制约下,其效能提升面临巨大挑战。

第一,核心劳动资料供给不足,基础设施覆盖不均。冷链物流与智能仓储作为农村电商,尤其是生鲜农产品电商的核心劳动资料,在农村地区的覆盖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县域,冷链物流设施严重短缺,智能仓储中心更是寥寥无几。正如刘飞驰指出的,农村地区“缺乏健全的物流体系”,冷链覆盖率不足导致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率居高不下,部分偏远山区甚至因无法保障产品新鲜度,难以开展生鲜产品电商业务,错失了巨大的市场机遇[7]。这种基础设施分布格局,使得劳动资料与农产品流通需求难以适配,要素组合的空间范围受限,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对高效流通的要求。第二,服务体系支撑薄弱,要素组合缺乏标准保障。农产品具有易腐性、非标性的天然特点,其品质稳定性与安全性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因此需要完善的品控与溯源服务体系作为支撑。但农村电商的品控端缺乏统一的分级标准、质量检测标准,导致同一品类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增加了交易成本与信任风险。这种服务体系缺失,使得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组合缺乏制度保障,农村电商在高端消费市场中竞争力薄弱,无法满足新质生产力要求的“高效能、高质量”

发展目标，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的升级步伐。

### 3.4. 粗放增长惯性对绿色发展的挤出

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以绿色化为重要导向，强调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共进。然而，当前农村电商在要素组合方式、劳动资料使用等方面仍未摆脱粗放式发展路径，绿色发展理念未能有效落地，不仅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更制约了农村电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农村电商的粗放式发展导致劳动资料的绿色化水平不足，包装浪费与物流碳排放问题突出。一方面，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对运输过程中的保鲜、防损要求较高，部分从业者为了规避运输风险，过度使用包装材料，导致大量包装废弃物产生。这些废弃物中，多数塑料材质难以降解，长期堆积在农村地区，对土壤、水源等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破坏了农村的生态本底。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居民居住分散、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产品配送往往需要经过“县城-乡镇-村庄”多级中转，分散的配送模式不仅降低了运输效率，还导致物流车辆行驶里程增加，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显著上升[16]。这种高耗能、高污染的物流模式，与新质生产力倡导的“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重不符，也制约了要素组合的可持续性。同时，多数农村地区未能将生态优势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绿色、有机农产品的电商渗透率不足。在要素组合过程中，未能充分整合生态资源与电商平台资源，劳动对象的绿色属性挖掘不够，导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转化通道未能打通。这种状况不仅浪费了农村的生态资源，还使得农村电商无法借助绿色发展实现差异化竞争，进一步固化了粗放式要素组合模式。

## 4.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策略

### 4.1. 以创新要素集聚破解低端锁定

第一，培育复合型劳动者，强化要素配置能力。人才是破解农村电商粗放式发展的核心支撑，需建立“政校企协同”的多元人才培养机制[17]，打造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队伍。在政策引导层面，政府需发挥顶层设计作用，出台针对性的人才激励政策，比如对返乡从事农村电商的创业人才，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降低其创业初期的经营成本，优化人才落户、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配套服务，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提升农村地区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而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需打破传统专业设置的壁垒，开设农村电商特色专业，构建数字技术与农业知识的交叉课程体系。同时，需打破城乡人才流动的壁垒，建立双向流动机制。鼓励城市数字人才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服务农村电商，如允许城市电商运营专家、技术人才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农村电商企业经营，通过分享技术与管理经验获取收益，推行短期派驻模式，组织城市数字人才定期到农村地区开展技术指导、技能培训，将先进的运营理念与技术方法输送到农村，带动农村电商从业者整体能力提升，逐步构建起一支稳定、专业的复合型劳动者队伍。

第二，激活数据劳动对象，构建要素组合数据支撑。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生产要素，需通过搭建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要素的集约化利用与价值转化。应由政府牵头，联合农业、商务、物流等多部门，统筹建设县域农村电商大数据中心，明确数据采集、存储、共享的标准规范，推动农业生产、物流运输、电商销售等多领域数据的整合汇聚。平台需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在合规前提下实现跨领域、跨主体流通，为农村电商全链条发展提供数据支撑。一体化大数据平台需重点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构建“生产-流通-消费”的闭环管理体系。在生产指导方面，平台通过整合电商平台的消费数据、市场调研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预测不同品类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趋势及时为农户提供精准的种植建议。在物流优化层面，平台整合县域内的仓

储资源、物流企业运输数据、农村配送网点信息,通过智能算法对物流路径进行精准规划,减少“县城-乡镇-村庄”多级中转环节,提高农产品配送效率。在质量追溯方面,平台需建立农产品全链条数据溯源体系,将种植环节的订单数据全部纳入溯源系统。消费者通过扫描产品包装上的溯源二维码,即可实时查看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增强对农产品品质的信任度,实现数据劳动对象与劳动者、劳动资料的高效组合。

## 4.2. 以全链数字化驱动产业价值跃迁

第一,升级全链条劳动资料,构建数字化生产体系。全链条技术渗透是农村电商摆脱传统发展模式、对接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需从上游生产端、中游供应链端、下游销售端同步发力,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协同”的数字化生产体系[18],推动劳动资料智能化升级。在上游生产端,需全面推广数字化技术,重塑农业生产模式。大力普及物联网传感器技术,实时采集农作物生长环境数据,通过云端平台进行分析处理,为农户提供精准的灌溉、施肥、通风建议。在中游供应链端,需以智慧仓储建设为核心,提升物流环节的智能化水平,配备智能温控系统,根据不同农产品的保鲜需求,自动调节仓储环境温度与湿度,如为生鲜产品营造低温环境、为干货类产品保持干燥存储条件,保障农产品在仓储环节的品质。在下游销售端,需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营销精准度与用户服务质量,构建精准的用户画像,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推送个性化的农产品推荐,提升用户体验。

第二,优化要素组合,延伸产业链价值边界。支持农村电商企业向农产品深加工领域延伸,打破只卖初级产品的局限。鼓励企业根据农产品特性开发多样化加工产品,如针对水果类农产品,开发果干、果酱、果汁等深加工产品。在深加工过程中,注重引入标准化生产工艺,确保产品品质稳定,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依托区域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公共品牌,提升农产品的市场辨识度与溢价能力。深入挖掘各地的地理优势、文化特色,培育具有区域标识度的公共品牌。在品牌打造过程中,需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确保品牌产品品质统一。推动“农文旅+电商”融合发展[8],拓展产业价值边界。将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旅游、民俗文化深度结合,开发体验式消费产品,带动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旅游发展。

## 4.3. 以网络化与标准化重塑产业生态

第一,完善物流劳动资料网络,构建三级协同体系。冷链物流是保障生鲜农产品品质、降低流通损耗的核心基础设施,也是农村电商突破“生鲜困境”的关键[19]。需以构建“县域冷链物流中心-乡镇配送站-村级服务点”三级物流网络为核心,实施精准化建设工程,全面补齐农村冷链物流短板,在三级网络建设中,应重点向中西部偏远地区倾斜资源。对于县域冷链物流中心,需配备大型冷藏库、速冻设备、冷链运输车辆等核心设施,具备农产品集中仓储、预冷处理、分拣包装等综合功能,成为区域冷链物流的枢纽;乡镇配送站则需建设中小型冷藏库,承接县域中心的中转配送任务,同时为周边农户提供临时仓储服务;村级服务点可配置小型冷藏柜,解决农产品“最后一公里”的保鲜存储问题[20],确保农户采摘的生鲜产品能及时入库保鲜。此外,需引入智能冷链监控技术,在冷链车辆、冷藏库、冷藏柜中安装温度传感器与定位设备,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产品运输、存储全程温度的实时监测与可视化管理,提升物流环节要素组合的精准性。

第二,建立标准化体系,强化要素组合制度保障。农产品的标准化与溯源体系建设,是解决农产品非标性问题、提升市场信任度的核心举措。需从标准制定、溯源技术应用、第三方认证三个维度入手,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在标准制定层面,应结合不同农产品的特性,制定科学统一的分级标准。通过明确的分级标准,实现农产品按品质、规格实行差异化定价,既让优质农产品获得合理的品牌溢价,也让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产品,减少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溯源体系建设方面,需全面推行



“区块链 + 溯源”模式，利用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特性，确保溯源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9]，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全链条可追溯。同时，为进一步强化品质背书，需引入第三方质量认证机构，开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认证服务。第三方机构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对农产品的生产环境、种植方式、加工工艺等进行严格审核，对符合标准的产品颁发认证证书与标识，为要素组合的规范化提供制度保障。

#### 4.4. 将生态优势内化为可持续发展动能

第一，升级绿色劳动资料，降低环境影响。在绿色包装标准制定方面，政府应牵头出台农村电商绿色包装专项标准，明确包装材料的环保要求与使用规范，要求包装标识清晰标注材料成分、降解周期及回收方式，引导消费者与企业参与环保实践。为推动包装材料循环利用，需建立完善的包装回收体系。可在县域冷链物流中心、乡镇配送站、村级服务点设置包装回收点，配备专用回收容器，方便农户与消费者投放废弃包装。在物流环节绿色升级方面，需从路径优化与运力革新双管齐下。借助大数据技术整合农村电商订单数据、物流网点分布数据与路况信息，对配送路径进行智能规划，减少迂回运输与空驶里程，提高运输效率，同时推广电动冷链车辆等绿色劳动资料。为强化政策激励导向，需建立绿色物流专项补贴机制。对研发绿色包装技术、创新物流低碳模式的企业给予表彰与资金奖励，激发行业绿色转型积极性。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推动农村电商物流包装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发展。

第二，优化绿色要素组合，转化生态优势。培育绿色电商品牌是将农村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核心路径，需通过产业带打造、认证体系建设、品牌营销，提升绿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附加值。在绿色农产品电商产业带打造方面，应依托农村地区优良的生态资源，开展绿色农产品电商提升行动，确保农产品品质符合绿色标准，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绿色农产品供应体系，提升市场议价能力。建立完善的绿色农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是提升品牌辨识度的关键。由农业农村部门联合第三方权威机构，制定绿色农产品认证标准。同时，建立认证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对认证产品进行抽检，对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取消认证资格与标识使用权，维护绿色农产品品牌公信力。同时，电商平台应联合农村电商企业，开展全方位的绿色农产品营销活动，挖掘产品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推动绿色要素与电商要素的深度组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 5. 结语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驱动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发展理念，以科技突破为引领、以要素创新为支撑、以产业升级为方向、以绿色高效为目标，不仅为农村电商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坐标与路径指引，更深刻揭示了其传统发展模式与新型发展要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农村电商已不再是简单的农产品上网销售渠道，而是成为连接农业现代化与数字经济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成效。然而，当前农村电商在快速扩张过程中积累的问题逐渐凸显，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传统生产力形态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系统性冲突的集中体现。本文研究表明，当前农村电商在要素支撑、技术融合、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四个维度面临的突出困境，本质上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发展要求的脱节，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未能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集中体现。针对上述困境，本文提出的“要素强化 - 技术融合 - 设施升级 - 绿色转型”四位一体策略体系，紧密围绕新质生产力中科技引领、要素创新、产业升级、绿色高效的核心要求，形成了问题与对策的精准对接。这一策略体系并非各环节的简单叠加，而是相互关联、协同发力的有机整体。要素强化为技术融合、设施升级、绿色转型提供人才、技术、数据支撑；技术融合则为要素价值转化、设施效能提升、绿色发展提供技术路径；设施升级为要素流动、技术



应用、绿色转型搭建硬件平台；绿色转型则为要素配置、技术融合、设施升级赋予可持续发展内涵。通过这些策略的协同实施，有望推动农村电商实现深层次的变革。在发展模式上，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改变，远离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依靠品质与品牌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从渠道延伸向生态重构的改变，不再局限于农产品销售，而是成为整合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产业生态枢纽；在驱动方式上，实现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要素驱动的转变，以数据、技术、知识等新型要素为核心动力，真正对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助力农业现代化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农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23-09-09(01).
- [2] 细数国外农村电商的发展史[J]. 农业工程技术, 2016, 36(24): 49-50.
- [3] Yusoff, M.N.H.B., Zainol, F.A., Hafifi Ridzuan, R., Ismail, M. and Afthanorhan, A. (2021) Psychological Traits and Intention to Use E-Commerce among Rural Micro-Entrepreneurs in Malaysia.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16, 1827-1843. <https://doi.org/10.3390/jtaer16050102>
- [4] Liang, J.S., Mundy, R.S. and Jagwayan, S. (2024) E-Commerce in Africa: Divergent Impacts on Rural and Urban Economies. Papers.
- [5] 丁俊发. 关于启动中国物流人才教育工程的几点思考[J]. 中国流通经济, 2002(5): 8-10.
- [6] 朱品文. 农村电商发展困境及对策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16(10): 68-69.
- [7] 刘飞驰. 整合资源构建多渠道农产品物流体系[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中南大学, 2025.
- [8] 侯振兴, 孙梦泽. 基于扎根理论的县域农文旅电商融合发展研究[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3, 42(3): 60-65.
- [9] 苏玉同, 宋洪远.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何以实现数字化转型?——来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水稻种植案例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4(3): 122-132.
- [10] 王俊斌, 张立冬. 订单农业供应链的区块链溯源技术引入策略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4, 44(2): 612-624.
- [11] 张红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新农人发展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4): 2-11.
- [12] 周明炬, 郭小文, 徐一. 关于加快构建“互联网+”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助推乡村振兴的思考[J]. 四川农业与农机, 2021(3): 36-38.
- [13] 尹锋. 国家大数据战略中的“数据孤岛”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 [14] 赵志耘. 创新驱动发展: 从需求端走向供给端[J]. 中国软科学, 2014(8): 5.
- [15] 刘青青, 石丹. 曹县汉服“出圈”记[J]. 商学院, 2021(5): 20-25.
- [16] 胥爱贵. 用“乡镇振兴”推进乡村振兴[J]. 中国乡村发现, 2018(6): 98-101.
- [17] 汪建云, 王其红. 高职教育政校企协同合作的困境与突破[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1): 97-100.
- [18] 田鹏新, 司冠南, 安兆亮, 等. 基于数据驱动的云边智能协同综述[J]. 计算机应用, 2023, 43(10): 3162-3169.
- [19] 韩美贵. 生鲜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困境和出路[J]. 农村经济, 2006(3): 20-22.
- [20] 张喜才. 电商背景下村级物流发展模式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6(2): 80-86.